



真正的人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真正的人

屠文改寫

書號59 文學14 32開本 75千字 134定價頁

真 正 的 人

改寫者 屠 文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印刷者 華義印刷廠

印數55,001-80,000 一九五一年一月第一版

每冊定價3,600元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第六版

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三次印刷

本書故事提要

蘇聯空軍駕駛員阿列克塞在一次襲擊德國飛機場的戰鬥中，機身受傷墮地，他跌在一個無遮無蔽的黑森林中。他的兩隻腳在樹上碰傷了。

森林在德軍後方，估計離戰線三十公里路。由於他堅強的愛國意志，他要回到自己人那邊去。於是他用跌壞的腳，在林中的雪地上向東走。晚上宿在樹叢裏，餓了吃莓果、野果子、雪塊……走不動了爬，爬不動了滾，這樣經過了十八天，終於被避難在林中的集體農場的兩個孩子發現了。農民們收留他，照顧他，後來又設法找到了阿列克塞所屬的飛行團，團裏派人把他接了回去。

阿列克塞進了莫斯科的一個設備完善的軍官醫院。可是他的腳因帶傷跑路，雪裏受凍，變成了壞疽，醫治不好，最後只好把兩隻腳截掉。他成了一個沒腳的殘廢者。

同室的病友除他以外還有四個人：騎長團政治委員伏洛比堯夫，工兵斯提潘，坦克車手葛里高里，飛行員庫庫希金。他們的脾氣和性子都不同，但都是心懷坦率的蘇聯人，特別是政治委員，他是一個生命力堅強的、有寬廣胸懷、愛同志、愛人類的布爾什維克。大家信賴他、愛他，他成為整個病房的政治核心和靈魂。可是別人的病都好轉起來，只有他天天惡化，終於死掉了。

阿列克塞截了腳後，非常悲觀，但是當他看到了勝利的精神力量之後，就又自強不息地鍛鍊自己，立志要用假腳駕駛飛機，重返空軍中去。他經歷了無盡的痛苦，終於在醫院裏練好了用假腳走路。

出了醫院進空軍療養院，他繼續練習，學會了跳舞。當空軍補充部的委員會到療養院挑選復元的飛行員補充前線時，由於他的請求和出色的跳舞，因此得到了軍醫的贊助。於是他帶了軍醫的證明文件，到軍事幹部機關去請求。開始因為腳的問題，雖然大家同情他，贊美他的那種偉大志願，但誰也無法幫助他。最後終於獲准派往空軍訓練學校去受訓。

在訓練中，他又碰到了困難，以他的假腳駕駛最新式的複雜的驅逐機，他感到無能為力。但他又遇到了高級訓練學校的政治指導員的幫助——給以鼓勵，並增加他的個別練習的時間。經過刻苦鑽研，他終於能熟練地駕駛驅逐機。

於是他重返空軍，成了驅逐機的駕駛員——空中戰士，在空中繼續打擊德國強盜。
本書原作者為波列伏依，中文譯本為磊然所譯，時代出版社出版。

本書主要人物

阿列克塞 本書的主人公。蘇聯空軍中尉。

米哈伊拉 蘇聯集體農場的一個老年農民，他救護了阿列克塞。

安德烈 空軍上尉，阿列克塞的戰友。

蘇西里 蘇聯醫學界著名的學者，首都軍官醫院的院長。

斯提潘 病人。蘇聯英雄，軍事的專職工兵，曾擊敵七十多人。

葛里高里 病人。蘇聯英雄，坦克少尉。

庫庫希金 病人。和阿列克塞同一飛行團的戰友。

伏洛比堯夫 病人。騎兵團的政治委員。一個有無限生命力、熱愛人類的布爾什維克。

安紐泰 醫科大學學生，由於同情坦克少尉的遭遇而給他寫信，後來成了他的愛人。

克拉芙其亞 被譽為「蘇聯的天使」的醫院的女護士。

濟娜 空軍療養院的工作人員，阿列克塞的舞蹈教師。

米羅伏耳斯基 空軍著名的有權威的軍醫。

彼得洛夫 阿列克塞重返空軍後的他的年青的助手。

一 難 中

飛行員阿列克塞跌在黑森林裏，跌在樹底下的深雪堆裏，沒有知覺地躺著。

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，他指揮一組驅逐機護送「飛行坦克」去突擊敵人的機場。一路順利，敵人的「莽克」一排排地停著，於是槍彈、砲彈、炸彈傾瀉下去，黑色的人羣倉惶奔走，飛機開始在砲火下滑走，起飛。……可是這時，他失策了，他應該嚴密防衛突擊區的上空的，而他卻將飛機直撲下去，喜悅地把槍彈射擊剛剛離開地面的笨重遲緩的「莽克」運輸機。……在機場的另一角，又有一架騰昇起來，他追趕著它，擊擊它，但沒有成功；他猛地飛開去，又作一次襲擊，但又沒擊中；於是再追上去，激怒地用舷旁全部的大砲放了一長列「莽克」機終於墮入無垠的森林，昇起了黑色的煙柱。他繞勝利地盤繞了兩圈，然後回到德國機場去。

但是情況已經變了。他發現他那組的三架驅逐機在跟十架「密瑟爾」機作戰。他立即投入戰鬥，他從側面衝上去，按照一切規則攻擊德國人。當他在照準機的網狀十字架上清晰地看見敵機的灰灰的機身時，猛烈的扣了機火，但敵機安然的滑了過去。——彈藥完了！阿列克塞在追趕那隻運輸機的時候，將全部彈藥用完了！

他現在赤手空拳，但爲了在數目上改善力量的懸殊，他決意加入混戰。可是敵人是經驗的，發覺了他沒有武裝後，四架「密瑟爾」從兩側包圍了過來，又從上下壓縮；他們用在淡藍而清澈的天空中看得很清晰的子彈的路線，給他指着道路，逼他飛往他們的機場去，活活地俘獲他。這情形，他親眼看見過，他的朋友安德烈這樣做過，領着一個德國偵察員下降到他們的機場上，被俘的德國人的蒼白的長臉，蹣跚的步子，在阿列克塞的眼前浮現出來！

「俘虜嗎？永遠不！」他決定了。

但是避開又不可能，他只要稍微有一點什麼企圖，要離開他們指示的行程，敵人的機關槍便封住了他的道路。

他開足速度，使飛機垂直，打算溜到上面去……他逃出了，可是敵人打中了他的飛機，機身顫動起來。

被射傷了！他闖進了一片渾濁的白雲，敵人迷失了。

「飛機能在空中維持多久？油箱不會爆炸嗎？……」他將飛機開回去，往前線，往自己人那裏去。

發動機突然停止，不響了。飛機迅速地向下衝。飛機底下是一片浩無邊際的森林，像海，氾濫着灰綠色的浪潮……「到底不做俘虜！」他腦子裏一閃。他以本能的動作關上了電門。一陣軋碎的噪

碰聲，一切都消逝了，好像他和飛機一同沈到了暗色的、濃郁的水底。

滑下來的時候，飛機擦過松樹頂，這減輕了撞擊的猛勢；折斷了幾棵樹之後，飛機四分五裂了。在阿列克塞從座上衝出來之前的一剎間，他被投到空中，又跌在一株百年老樺樹上，順着樹滑下來，跌到樹底下的一堆深雪裏。

躺了多久，阿列克塞可記不起來。但他終於甦醒了過來，感到衝入肺腑的寒氣，面頰上的雪，和腳上的劇痛。

「還活着！」這意識在頭腦裏掠過。

*

*

*

「活着，活着，活着！」阿列克塞想，以整個的身體歡呼，吸取着神妙的、强有力的、令人陶醉的生命的感覺——在一個人遭受了一次瀕死的危險之後，這種感覺便浸潤着他。

他跳了起來，但立刻呻吟了，坐了下來。腳的劇痛，震撼了他全身。

「糟了，大約跌傷了，腳出了毛病！」阿列克塞想，欠起身來，驚奇地環顧這森林：森林後面，隱現出一片廣闊的田野。這裏，大約在初冬，有一道防線沿着森林穿過田野，一支紅軍在這裏執拗地、頑強地阻止敵人。有幾輛漆着梭子魚鱗的斑色的坦克，凍在雪裏，它們大概是被手榴彈或是地雷炸得傾側了，其中一輛，它的大砲的長筒像伸出來的長舌似的掛到地上。坦克旁邊和森林邊上，紅軍戰

門員和德國兵的屍體凌亂倒滿地上——有一個敵人仰臥着，高大、圓臉、大頭，上身穿着襯衫，沒有腰帶，衣領被扯破了，旁邊是一枝破裂了的來福槍。在一株半截埋在彈穴裏的小樺樹底下，有一個皮膚淡黑的烏茲別克人，也仰臥着。他的面貌清秀，好像老象牙雕出來的。他一隻向後伸着握着手榴彈的手，依然作扔擲的姿勢，但是在投擲之前一剎間，他就這樣的不動了。

再過去一點，在幾輛坦克屍體旁邊，又是一堆死屍，穿着棉襖棉褲的，戴着有角的飛行帽，爲了取暖而壓在耳朵上；彎曲的膝部，往後仰的下巴，被狐狸咬過的、鴿子烏鴉啄過的、蠟黃的臉，都從雪裏突出來。

「差一點，我也要躺在那裏！」他想了。他整個的身心重又充滿了澎湃的生之感覺。闊比以前發燒和疼痛得更厲害了。但是現在，阿列克塞開始考慮，他要怎麼辦？往哪裏去？如何回到自己人那裏去？

在跌下來的時候，他已經丟失了地圖夾板，不過他也可以想像得出今天的行程。襲擊的德國野戰飛機場的位置是在前線西約六十公里，他的一組驅逐機和德國的「密瑟爾」作戰，是曳東了二十公里，而他逃出夾攻之後，又曳東了一點，所以估計，他此刻是落在離前線大約三十公里的什麼地方，在德國前衛師團背後的很遠的地方，在所謂黑森林區域裏。過去他不止一次的飛越過黑森林，從天空裏看起來，森林老是像一片無垠的蒼海；天氣良好的時候，樹頂像帽子似的旋轉着；天氣惡劣的

時候，則罩着一層灰霧，翻滾着波浪。

跌在森林裏，又好又不好：在這裏可以遇不到德國人；但要在森林的草叢中走完一段路程，是艱困的，更不能找到一個人、一塊麵包、一個歇宿之處，甚至一杯溫水幫助的希望。而腿，腿能不能站起來呢？能，能行走呢？

他試着稍微站起一點，他叫喊了一聲，只好重又坐下去。他企圖把長靴脫下來，但脫不下來。用勁拉了一下，靴子下來了，人立刻失了知覺……等到蘇醒過來，小心地鬆開綁布一看，整個的胸都腫着，像一片密接的暗藍的紫血斑。它發燒着，脹着，痛着。他將腳放在雪，痛苦減少了一些；於是再用勁扯下了第二隻長靴，就像拔掉自己的牙齒一樣，猛叫了一聲。

兩隻腳一點也沒有用處了。但他在孤零零的森林裏，在敵人的後方，不走，結果會送死。於是決定用這雙毫無用處的腳走，往東走，穿過森林，不打算找方便的道路和有人住的地方。

他下了決心，叫痛着，咬緊牙齒站了起來，走了第一步。他站了一會，把另外一隻腳從雪裏拔出來，又走了一步。頭腦鳴響，森林和草原轉動着，往旁邊浮動。

阿列克塞由於緊張和疼痛而感到發軟了。他咬了嘴唇，繼續行走，達到了林中的道路。在軟綿綿的雪上走還好，可是一踏上堅硬的、被風刮過的、結了一層薄冰的隆起的地方，疼痛就熬不住了。他停下來，竟連再走一步的勇氣也沒有了。他站着，搖幌着，忽然眼前變成灰色，土地、樹木漂浮着，

他馬上用手摸着樹幹，支持着，站着。

他在地面上又坐下來，斷然的短促的猛勁拉下長靴，用牙齒和手指撕着靴背，把頸項裏的羊毛大圍巾撕成兩開，裹了腳再穿上靴子。

現在走路比較容易，他小心翼翼的一步步的移動，用腳後跟着地，腿擡得高高的，好像在沼澤裏行走一樣。因為疼痛和緊張，走了幾腳便頭腦眩暈，只得站着，閉上眼睛，背倚在樹上，或者坐在雪堆上，覺得靜脈的劇烈的跳動。

他這樣移動了幾個鐘頭，可是回頭一看，他還看得見那個烏茲別克人屍體的黑點。這使他非常煩惱——他要走得快些。於是從雪堆上再站起來，咬了牙再向前走，在面前指定一些小目標，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上面——從一棵松到一棵松，一個樹樁到一個樹樁，一堆雪到一堆雪。在荒涼的林中的雪道上，留下他的腫脹的黑色的腳印。

*

*

...

他這樣的移動到晚。森林中投下落日的寒光，暮色漸濃的時候，他看到一幅可怖的畫面：一排排被殺死的傷兵，躺在灌木林下，半截埋在雪裏了；松樹底下，在一具被雪埋了的紅軍屍體旁邊，一個看護，將他的頭捧在自己的膝上。這是一個嬌小的女看護，戴着風帽。她的肩胛骨中間突出一個刀柄；旁邊有一個穿SS隊黑色軍服的德國人，和一個頭上裹着血紗布的紅軍戰鬥員，互相死命地

又着喉嚨，凝固了。阿列克塞立刻明白，這個SS隊員殺死了傷兵，刺死了女看護，可是立刻被沒有殺死的、也是受傷的紅軍戰鬥員抓住了。

阿列克塞跛行到看護面前，拔出她身上的短劍——這是一把SS隊的佩刀，製成古代德國的寶劍形式，紅木柄，嵌着銀製的SS隊的符號。他又從黑色軍服的德國人身上除下皮刀鞘。他從雪裏拉出發硬的雨披，遮蓋了看護的屍體，又在上面放了幾株小松枝……

這時候天已經黑了，靜悄悄的，只有晚風在樹頂上呼啦。他鑽進一座小松林的濃密的樹叢裏，掏出懷中的手槍，手指按在扳機上，坐下來，渾身縮成一團，臉藏在用手環抱的膝頭裏，睡了，麻痺了。

*

*

阿列克塞醒來了，潮溼的寒氣透過飛行裝的皮衣，侵襲到骨頭裏，渾身不住地顫戰着。腳，在安寧的時候，痛得劇烈了。他懷着恐怖的心情站起來。

他走到女看護的屍體旁邊時，發現一隻畫着紅十字的橡皮袋，他拾起皮袋，裏面有幾個繃帶包，一大罐罐頭食品，一束信件，一面小鏡子。他把罐頭和繃帶包放到衣袋裏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謝謝，親愛的！」慢慢地移步往東去。

他現在有了一公斤重的罐頭食品，決定一晝夜吃一次，在中午的時候吃。

他開始計劃和計算他的路程，假如一晝夜走十到十二公里，那末，他至多三四天就可以回到自

已人那裏去了。

但是，一公里——這是兩千步，十公里——兩萬步。而他，現在每走了五六百步就要休息了。

爲了縮短路程，他給自己定了一些眼睛看得見的方位：一棵松樹、樹格，趕快走到那裏去。……他決定在兩個休息地點之間走一千步，那就是半公里；每次看錶休息，不超過五分鐘。那末縱然艱難，從日出到日落，也可以走十公里。

但是第一個一千步是多麼難呀！他打算把注意力轉到計數上去，減輕疼痛，一，二，三……可是走了五百步，漸漸攪亂了，除了火辣辣的抽痛以外，什麼也不能想了。不過他終於走了一千步。他停下來，仆臥在雪地上，貪婪地舔着冰雪。

他看了一下錶，秒針悉悉的走到了五分鐘最後的一瞬，他恐怖地瞥視了一下，似乎發生了可怕的事……他立刻一躍而起，呻吟着往東移動。

近中午的時候，他一共走完了這樣的四段路程。他實在沒有氣力再走了，就這麼坐在路當中。他坐了半天，垂着頭，什麼也不想，不視不聞，連飢餓也不覺得了。

在他重新上路之前，他用短劍砍了幾株松枝小棒，撐着棒走。但行走是越來越困難了。

*

*

*

在蒼鬱的森林中，阿列克塞的行程已經是第三天了。

他在衣袋裏發現一個打火機，是機械師尤琴送他的，於是他想起了生火的事。他折了一些小枯枝，上面蓋了一些針葉。燃着了，發出爆裂的聲音，吱吱的響着，播散着乾燥的有益的熱氣。他舒服地拉開飛行衣的拉鏈，從襯衫袋裏摸出幾封信，用一式的圓渾的筆跡寫的；從一封裏抽出一張纖瘦的少女的照片，她穿着花衣裳，盤膝坐在草地上。他凝視了好久。

「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，一切會好的。」他沈思地想。

他拉掉靴子，把圍巾捲起，仔細察看了腳。它們腫得更大了，腳趾向不同的方向突出來，好像腳是橡皮的，裏面吹滿了氣。顏色更黑了。

他和熄滅的篝火告別，歎了一口氣，重又上路慢慢地走，努力不注意他的腳，但腳是越來越痛得厲害。他顯著地軟弱下去了。到薄暮時候，他僅僅走完了五段路程。他生了一團極大的篝火，過夜了……半夜裏刮起了風雪，頭頂上的樹枝開始搖動，一團團的雪掃過地面，在火簾上飛舞；但他還是甜蜜地呼呼大睡。

黎明時，雪緩和了，在靜止的大地上，籠罩着白茫茫的濃霧。他聽到遙遠的戰鬥聲，爆炸聲，機槍聲……

「難道是前線？這麼快？……」

但是當晨風消散濃霧，陽光閃耀進林中，鳥兒預感春天將臨，開始啼唱的時候，他無論怎樣也不

能聽到戰鬥的響聲了，連大砲的聲音都聽不見。

阿列克塞決定在這早上吃掉罐頭裏的殘食——幾根黏着芬芳的脂肪的肉絲。他用手指刮了罐頭，手被罐頭的尖口割破了好幾處。他在空罐裏裝滿了雪，爬開篝火殘灰，將罐頭燉在灰上，然後一口口的喝完了微帶肉味的熱水。他決意用罐頭煮茶，就帶上了。

靠近中午的時候，他計算纔走了一千五百步，可是已經不行了。他搖幌起來，不斷的跌倒，額頭緊貼着雪，僵臥了一會，然後再走。他熬不住的要睡，淌汗，一點不想動彈。躺下來，一切付諸天命。……後來又狠狠地咬了嘴唇，重新把腳拔出，走了幾步。

最後，他感覺再也不行了。他悵悵地環顧了一下，倚在樹上，下頷落在小樹梢的桎叉裏，這使壓在腳上的重量減輕了一些，人覺得舒服一些。他躺在彈性的樹枝上，這時候，他腦子裏閃過了一個念頭。

「做一根有角叉的手杖，將額擱在叉裏，把身體的重量移到它上面……」
他立即跪下來，砍了小樹，用手帕和繃帶裹了樹角叉，馬上試試上路。

*

*

*

腳已經僵了，毫無感覺；飢餓停止了磨難，腹部的痙攣和腸的絞痛轉為固定的鈍疼，彷彿空胃硬化了，壓擠了五臟六腑。在第六次過夜的篝火旁邊，在一枝老松樹的頂上，他看到一隻栗鼠在忙碌